

谋杀 的艺术

CLARA Y LA PENUMBRA ~ JOSÉ CARLOS SOMOZA

[西班牙] 何塞·卡洛斯·索莫萨 著
晓玮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谋杀的艺术 / (西) 索莫萨 (Somoza, J. C.) 著; 晓
玮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书名原文: Clara y la Penumbra

ISBN 978-7-208-10008-4

I. ①谋… II. ①索…②晓… III. ①长篇小说—西
班牙—现代 IV. ①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1735 号

责任编辑 王 玲

封扉设计 Cédric Allemann



谋杀的艺术

[西班牙] 何塞·卡洛斯·索莫萨 著

晓玮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 页 2

字 数 380,000

版 次 2011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0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0008-4/I·901

定 价 36.00元

引子 克莱拉和阴影

台座上，站着一位一丝不挂的少女。她光滑的小腹和肚脐上的深色弧线正落在参观者的视平线上。她的头略略歪斜地俯视着，一手挡着耻骨，另一只手则搭在臀上。她的双膝合拢，并微微弯曲着。她的肌肤被涂上了自然的赭色和黄褐色。熟褐色的阴影强调了她的胸脯，也凸显了她大腿的内侧和双腿间的女阴。我们其实不应该说“女阴”这个词，因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一幅艺术品呢，可问题是当我们看到她时，这个词就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一枚小小的，被剃光了体毛的，矗立着的女阴。我们绕着台座走动，尝试着从背后审视这尊人像。那晒得黝黑的两朵屁股片儿反射着斑斑灯光。如果我们走远些，对她身体的细审就能取得一种更纯真的印象。她的头发上撒满了白色的小野花。脚边的花朵更茂盛——像牛奶池似的。即使离开这么远，我们的鼻子仍然能捕捉到她身上那股奇异的味道，那是雨后树林里的味道。拦绳外的小支架上用三种语言标出了这幅作品的名字：《折花》。

扬声器里传来的双音节钟声打破了静寂：“博物馆即将闭馆。”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先用德语，再用英语和法语重播着这条消息。每个人似乎都懂得，或者至少听到了馆方的公告。一位维也纳私立中学的老师将她手下那些穿着制服的孩子们聚拢起来，清点着人数，以确保谁都没落下。即使这个展览涉及裸体，她仍然把孩子们带来了。对她来说，裸不裸体无关

紧要，重要的是这些可都是艺术。日本人对于此处不准拍照的规定颇为不安：这令他们鱼贯而出时面无笑容。不过他们旋即在出口处寻得了安慰，在那里花上五十欧元就可以买到一本印着全彩照片的展览图录。堪称一份来自维也纳的精美纪念品。

十分钟后，当展室清场后，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几个西服翻领上别着胸卡的男人走了进来。他们中的一个径直走到那个年轻女孩子站立的台座前，大声叫道：

“安妮克。”

没有任何反应。

“安妮克。”他又叫了一声。

她的眼睛眨了眨，把脖子伸伸直，又把嘴巴张开，将身子抖了抖，含苞待放的胸脯随着她的深呼吸而明显地起伏起来。

“你可不可以自己走下来？”

她点点头，但有些犹豫。问话的男子随即伸出了手。

最终，女孩子总算从台座上回到了平地，她的动静惊起了一池纷纷扬扬的花瓣。

安妮克·荷莉克打开放在冲凉棚镀铬金属架上的第一只瓶子，水立即变绿了。她又打开了第二只瓶子，用变成红色的水揉搓着身子。接着依次将自己浸润在蓝色和紫色的水中。每只瓶子中的液体分别负责去除附在她身上的四种产品的一种，四种产品分别为：颜料、油、发胶和人造香料。每只瓶子都被事先编好了号，并在将淋浴水变成不同颜色的时候发挥它们的功效。颜料和发胶总是最先大块大块脱落下来。而如何去除身上散发的那些湿润泥土的味道总是最伤脑筋。冲凉棚里蒸气弥漫，安妮克的身体渐渐消失在彩虹色的浴帘后。淋浴房里其他二十个冲凉棚随即都被一个个朦胧的剪影填充了。空气中只能听到水龙头嘶嘶的呜咽声。

十分钟后，被浴巾和水雾包裹着的安妮克光着脚走向梳妆室。她将身

子擦干，梳好头发，先在全身抹上润肤液，紧跟着抹上一层防护乳液，至于后背，则需要一种长柄的海绵来帮忙，最后再仔细地涂上两层化妆品来保护脸蛋。接着，她打开更衣箱，取出衣物。这些可都是在犹太胡同、科马克大街、哈斯大楼和优雅的克恩特大街那边的商店买的。^[1] 她喜欢在参展的当地购买衣服和饰品。在维也纳的这七周里，她早已购置了一些瓷器和玻璃器皿，从德梅尔咖啡馆^[2]买了些糖果，还给好朋友艾玛·范·斯奈尔捎了些小饰物，艾玛也是艺术品，正在阿姆斯特丹展出。

2006年6月21日，星期三。安妮克身穿粉色衬衫、军装夹克和一条附满口袋的松松垮垮的休闲裤去了博物馆。现在她把这些衣服从更衣箱里悉数取出，一一穿上。她没有穿任何内衣——规矩是，如果模特需全裸展出的话，最好不要穿内衣，不然难免会在身上留下印痕。她换上一双小熊形状的毡拖鞋，系紧了手腕上的黑色细表带，抓起了手提包。

标签室里，紧挨着她坐的是萨莉，她是8号台上的那个艺术品。萨莉穿着一件浅紫色的无袖上衣和一条牛仔裤。她们互相和对方打了个招呼后，萨莉说：

“霍夫曼说我身上的紫色正像梵高的花一样褪着色。他想尝试用一种更强烈的颜色，但是艺术品保护部的专家担心这会毁了我的皮肤。你看看，世间总是如此充满矛盾：有些人想让你日新月异，而有些人则要你一成不变。”

“就是啊。”安妮克应道。

一个助理拿着两盒标签走了过来。萨莉打开属于她的那个盒子，挑出一个标签。

“我可是等不及要上床睡觉了，”她说，“不过我无法马上入睡，我喜

[1] 犹太胡同（Judengasse）、科马克大街（Kohlmarkt）、哈斯大楼（Haas Haus）和克恩特大街（Kärntner），这四处都是维也纳市中心著名的时尚购物街。

[2] 德梅尔咖啡馆（Demel）是维也纳最有名的咖啡糕饼糖果店，始创于1786年。

欢就这么平躺着，双眼凝视着天花板，享受身子又和地面平行的美妙时刻。你呢？”

“我得先给我妈打个电话。我每星期都会和她通话。”

“她现在在哪儿？她是不是经常到处旅行？”

“是啊。她正在婆罗洲给猴子们拍照呢。”安妮克将一个标签套在了自己的脖颈上，系紧。“有时她还会把一对对猴子夫妻的照片发给我看呢。”

“真的？”

“嗯，真的。我想她是不是借此暗示我应该也结个婚什么的。”

萨莉将她的轻笑掩藏在两排完美的玉齿后。

“最起码她还给你发些东西呢。我那在纽约的爸爸就连扫描两张热狗照片的劲儿也没有。他从头到尾就反对自己的女儿成为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

无声。安妮克拴好了脚踝上的最后一根标签。她的颈部、手腕和脚踝突显着三张8×4厘米的标签，亮黄色，一头系着黑绳。萨莉也系好了她身上的所有标签。她们目送着艺术品们开始鱼贯而出：劳拉、凯西、大卫、艾斯特凡尼亚、赛利亚。一列吊着标签的，有着运动员般身材的人形。

“这个月我的例假又没来，”安妮克面无表情地说，“自从汉堡展以来，它就没有正常过。”

萨莉瞟了她一眼。

“这可没什么大不了的，干我们这行的谁不这样啊。丽娜认为这就好像对待一把雨伞那么简单：起初你有了，然后又掉了，你又弄来一把，可是又掉了。你看，这就是作为艺术品需要牺牲的那部分。”

“是啊，我当然明白，”安妮克仍然凝视着面前的镜子，“不过，我觉得还是没有它比较好一点啊。”

“嗨，你下周一有什么安排吗？”

安妮克不知该如何作答。在博物馆例行闭馆的周一，除了用她那似乎永远也刷不爆的信用卡进行疯狂大血拼外，她从来没有有什么安排。其他任

何事，包括在霍夫堡皇宫区、美泉宫和美景宫一带独自散散步^[1]——其实也说不上独自，因为身边总有保镖跟随——包括拜访艺术历史博物馆或圣史蒂芬大教堂，就连6月里的维也纳艺术节精心安排的芭蕾和其他演出都让她感到乏味，甚至有些轻微的恶心。她不禁暗自疑惑，像她这样的艺术品在这个城市，在这个艺术遍地的城市到底能干些什么呢？她盼望着巡展离开欧洲的日子。明年，也就是2007年，基金会已经答应会送她们去美国和澳大利亚展出。也许在那里，她能真正找到些有意思的事情做。

“没有计划，”她回道，“有事吗？”

“劳拉、丽娜和我想去普拉特游乐场。要不要同去？”

“好啊。”

一股温暖的感激之情迅速地游遍全身。十四岁的安妮克是展览中最年轻的艺术品（萨莉就要大上她十岁）。休息日的时候，其他人都各管各，没有人会念及她。换作其他人的话，都会觉得受不了，可是安妮克早已学会和孤独，和博物馆，和画廊，和私宅里的静寂为伍。所以乍一听见萨莉的邀请，她颇为感动。但是她的面部表情却毫无征兆：那里只会展示画家绘在其上的感情。

“谢谢。”安妮克用绿蓝色的眼睛凝视着她的同伴，吐出两个字。

“不用谢我，”萨莉说，“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她友好的回答让安妮克产生了双重感恩。

他们一起坐电梯下楼。迪亚斯的深色镜片里反射着两个修长苗条的安妮克，都留着笔直的金发，两个亮黄色的标签在脖颈处吊着。奥斯卡·迪亚斯是今晚陪她回旅馆的当值保安。他总是对她笑咪咪的，礼貌地和她说上两句。然而那个星期三，他却出奇地沉默。和萨莉愉快交谈后的安妮克

[1] 霍夫堡皇宫区（Hofburg）、美泉宫（Schönbrunn）和美景宫（Belvedere），都为维也纳历史悠久的宫廷城堡类风景名胜。

心里极其放松，她其实挺想和他聊上两句的，但是她随即想起艺术品照理说是不应该和保安交谈的，所以她决定不打破这种缄默。反正，她自己脑子里也正乱着呢。

她已经做了两年《折花》——《折花》是布鲁诺·范·提许的杰作。她尚不知道画家会在何时换下她。一个月？四个月？十二个月？二十个月？这都将取决于她身体发育的速度。每晚，当她裸躺在空空荡荡的旅馆大床上，她会用手指比划着绕在她脖颈或手腕上的标签的四周，或者触摸她右脚踝上的文身（靛蓝色的“BvT”^[1]），嘴里对远方的艺术之神默祷着：请让身体平静如此，请别让身体偷偷变化，请让胸脯不要发育，请别让腿上的肉像轮胎上的土那样堆积起来，请让手不用走一条更长更曲折的路线即可直抵大腿。

她不愿意被剥夺做《折花》的机会。

她花了六年的时间才成为一幅杰作。这一切都归功于她的母亲，是她发现了女儿作为艺术品的天赋，并在八岁的时候就把女儿送进了基金会。她父亲当然想阻止这件事，但是因为他不再和母女俩同住，他的意见当然就不在考虑之列。安妮克的父母在她四岁时就分手了，所以她对父亲的记忆非常模糊。她只知道他是一个粗暴的、情绪不稳定的酗酒者，一个仍然在传统画布上作画的老派画家，他坚持以绘画为生，并坚决否认“不在人体上画的传统画法早已过时”这种说法。自从安妮克的母亲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特别是安妮克开始在阿姆斯特丹学习如何成为艺术品后，这个喜怒无常的陌生人就老在骚扰她们，除非他进了医院或者监狱时，她们才有一丝清静，好在这种机会还挺频繁的。

2001年，布鲁诺·范·提许在她身上画的第一幅作品《亲密》在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展出时，她父亲突然闯进展室。安妮克认出了栏绳外那张狂野可怕的脸，他正用一双怒睁的红眼珠瞪着她。她立刻就意识这里将

[1] BvT 是画家布鲁诺·范·提许（Bruno van Tysch）姓名首字母的缩写。

会发生什么。“她是我女儿！”他发疯似的咆哮着，“她在博物馆里被裸体展示着，她只有九岁啊！”所有的保安都被叫来了。这个突发事件引发出桩丑闻，她父亲在经历了一场耗时不久的审判后，又被关进去了。安妮克再也不愿意回忆那段可怕的插曲。

除了《亲密》外，大师还用她创作过另两幅作品：《忏悔》和《折花》。后者被看做是布鲁诺·范·提许最杰出的作品之一。有些专业艺评家甚至将它抬升到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品之一的高度。安妮克一夜之间成了艺术史的一部分，她母亲为此而自豪万分。母亲一直对她说：“这些还都不算什么。你的人生正在前方招手呢，安妮克。”但是安妮克并不喜欢“你的人生正在前方招手”这个说法：她并不想长大，不得不退出《折花》，被另一个青春期少女所取代的念头更让她讨厌。

初潮的到来对她的心理撞击一如目击空白画布上被沾上红色污点。这是一个预警。“小心了，安妮克，你正在长大，安妮克，你很快就要超龄”就是这个预警带来的消息。令她开心的是月经又停了，至少已经停了一段时间！她向艺术之神祈祷（她深深厌恶那个生命之神）——但是艺术之神就是大师本人，他不会采取任何措施的，直到有一天宣布：“为了艺术的永生，我们不得不换下你。”

停车场漆黑一片，汽车引擎声给它蒙上一层诡异之气。那晚由一名叫伊斯梅尔的土耳其移民当值。他向迪亚斯挥挥手。他的笑容将其黑色小胡子的两个尖角也连带扬了起来。迪亚斯也向他挥了挥手，然后打开了越野车的后车门。伊斯梅尔看见安妮克弯着身子进了车，车内褐色的阴影渐渐地将她吞没；起初是她的肩膀，最后是她臀部的轮廓，她的臀部，她长长的腿，一只毡拖鞋，然后是另一只。车门被“砰”地关上了，汽车启动起来，向出口驶去，直至在街道尽头消失。维也纳的万豪酒店坐落在城市文化中心所在的环城大道区，离维也纳博物馆区只有几个街区之遥：这是一个安全的短途车程，伊斯梅尔没有任何理由要去担心会出什么坏事，或者怪事。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将是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安妮克·荷莉克。

当一个女子下地下室见克莱拉时，她已经站在那里，被连续上了两个多小时的钛白色。歌楚德陪着那个女子。克莱拉从眼角里瞟到一副太阳眼镜，一顶小小的印花帽子，一身珠灰色的套装。她看上去像是位贵宾。而那位女士同样也在审视着克莱拉，一边同歌楚德交谈着。

“你知道吗，两年前罗尼和我买了一幅巴散的作品。”她说话带着浓重的阿根廷口音。“作品叫《擎日的少女》。罗尼喜欢少女双肩和腹部那种发光的样子。但是我对他说：‘天哪，罗尼！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画了，你准备把她搁哪儿呢？’他说：‘我们可没有那么多。而且我可从来没有抱怨过家里堆满了你那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儿。’”一阵大笑后，她说：“你猜最后我们如何处置那幅画的呢？我们把她送给安妮了。”

“真是个好主意。”

那女子将眼镜取下，弯腰俯向克莱拉。

“签名在哪儿呢？……啊，在这里，大腿那儿……多美啊……我刚才说到哪儿啦？”

“你说你把画送给安妮了。”

“哦，是的。他们可喜欢了——安妮和路易斯，你碰到过他们的。安妮想打听作品的月租费贵不贵。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们会付的。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然后我问那个作品，她是否可以和我女儿一起去巴黎。她说没问题。”

“被买走的作品应该跟随她的买主去任何指定的地方。”歌楚德不容置疑地说道。

“但是我想让那些作品们知道我很在意她们……当然这些都是棒极了的画作。”那声突兀的“棒”字乍听上去就好像远方传来的敲锣声似的。“你刚才说这幅作品叫什么来着？”

“《镜前的少女》。”

“棒极了，棒极了……歌楚德，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拿本画廊图录。”

“尽管拿吧。”

当她俩离开时，克莱拉仍然不便行动。棒极了，棒极了，但是你还是不会买下我。她一进来你就看得出。她知道在此刻这种梦境般的寂静状态中，真不该让自己胡思乱想的，但就是无法控制。她担心没有人会买下她。

《镜前的少女》到底有什么不好呢？这幅作品的确没有特别之处，但是先前她被画成更不堪的作品时，也总有买家啊。此刻，她赤身裸体地站着，右手挡着阴部，左手悬垂一边，双腿略分，从头到脚被不同层次的白色颜料覆盖着。她的头发是一大抹深白色，身体上则因一些非常明亮的光泽而熠熠闪光着。她身前竖着一面近两米高的不带框的镜子，就这么直接杵在地上。这就是整幅作品，标价 2500 欧元，此外每月还得另付 300 欧元的月租费——这个价钱对于一个二流的收藏者来说也实在不贵。艾利克斯·巴散曾保证说她一定会被立即卖出的，但事实上她已在马德里委拉斯开兹大街上的歌楚德·斯坦恩画廊摆放了近一个月，仍然无人问津。那是 2006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画家和歌楚德·斯坦恩画廊的合约将在一周后到期。如果到时仍然没有买主的话，巴散将把克莱拉收回，她就只能干巴巴地等其他画家重新用她创作新的作品。问题是在这期间，她将靠什么来养活自己呢？

如果洗净铅华，克莱拉·莱耶斯拥有一头微卷的、铂金色的披肩长发，

蓝色的眼睛，高高的颧骨，是一种在纯洁和调皮中游走的长相。她纤细的骨架给人一种弱不禁风的感觉，却又同时表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力度。为了保持这番形貌，她需要钱。她在马德里市中心的奥古斯托·菲格罗亚街买了一处简朴的顶楼小公寓，起居室一角改装为一个迷你健身房，铺了一块榻榻米，周围堆放着各种健身器材和镜子。

当画廊结束营业，她又没有什么事情要办的时候，克莱拉就去游泳。她还每月上一次美容院。她每天使用三种不同的乳液来保持作为人体画布的皮肤的紧致和柔和，她曾去除了身体上的两颗小痣和左膝上的一个伤疤。一种特殊的医学手法让她停经了，她靠药片控制自己的生理需求。她将全身除了头发之外的毛发，包括眉毛，都永久性地剃除了。如果画家需要的话，眉毛和阴毛是很容易画出来的，要让它们自己长出来可不是三天两日的工夫。她做这些并非出于一时的兴之所至，这完全是工作所需。要做人体画布的投资可不小，不过也只有做人体画布才能挣到很多钱。这个貌似自相矛盾的结论让她不禁默默赞同最伟大的“超戏剧行为艺术家”范·提许提到的观点：艺术归根结底就是钱而已。

不过今年总体来说还不算太差。她作为维姬·伊雷朵笔下一幅叫做《草莓》的作品，被一个加泰罗尼亚女商人买下做了圣诞礼物。接着维姬的作品就突然好销起来，她其余的作品全都卖出了好价钱。在《草莓》里，她和尤利·李波搭档。她俩坐在一个涂成肤色的基石上，四肢交相缠绕着，嘴里含着酡蔷薇红的塑料草莓。这个姿势还挺好保持的，不过她们每天不得不靠时时喷漆来遮掩口水（“想像一幅会流口水的画吧，”维姬说，“世上还有比这更难看的東西吗？”）不过当你习惯了以后，每天在嘴巴里含着一颗塑料草莓，忍上六小时似乎是世上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对超戏剧行为艺术的共同理解让她和尤利之间的合作天衣无缝：她俩共享着一颗草莓，共享着呼吸、凝视和抚摸，就像一对真正的恋人似的。维姬在她们的三角肌上用红笔，分别横签上了她的首字母：V和L。她俩在女商人家里展出了一个月后被撤下。克莱拉这就不得不重新找工作了。3月时在马贝

拉^[1]，她以B角的身份替补一个法国模特做了回葡萄牙艺术家加美尔的露天模特，4月里她替补奎提·卡比多斯在海梅·奥莱斯特的《液体元素Ⅱ》中亮相，这也是一个露天装置，在莫拉雷哈^[2]，不过这两单挣得都没有她做原创画布时来得多。

然后是5月，好运降临。艾利克斯·巴散打电话给她。他想用她做原创画布搞一幅作品。“艾利克斯，你可真是个天使。”她对自己说道。他并不是个非常卖力的艺术家，但作品卖得很好。几年前他就用克莱拉做原创画布画过两幅作品，他对他的工作方式熟门熟路。她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一单。

5月初她到了巴塞罗那，在狄亚格纳尔大街的一套复式公寓住下，那是巴散的寓所兼画室。巴散夫妇住公寓的上层，克莱拉则睡在楼下画室的折叠床上。画室内有三张折叠床，另外一张归一个年轻的十一二岁的保加利亚（也许是罗马尼亚？）女孩，巴散用她来画草图，还有一张床归另一张名叫加夫列尔的“草图”所有，画家戏称他为“倒霉蛋”，因为这是画家第一次起用他时的那幅作品的名字。“倒霉蛋”看上去瘦弱而乖巧。

当克莱拉工作时，那个小女孩就像个鬼魂似的在画室里游荡，手里抓着那种你得通过按钮来达到喂食、抚养和教育目的的日本玩具。在巴散家的两星期里，这是克莱拉看到她手里抓着的惟一的東西，好像那女孩除此之外身无一物。而“倒霉蛋”则总是在进进出出。克莱拉猜想他同时在为好几个巴塞罗那艺术家工作着。

在克莱拉到来之前，巴散已经做了不少功课。他用过一个叫做凯瑞的北美女孩做草图。他给克莱拉看过凯瑞的工作照：凯瑞站着，凯瑞踮脚，凯瑞跪着——总是在一面离她或近或远的镜子前。不过艺术家对这些效果都不满意。头几天，他没有放镜子就用黑白喷漆喷在克莱拉身上做着试验，然后将她放置在黑色背景前打上强光看效果。他每天在她头发上喷好

[1] 马贝拉（Marbella），位于西班牙南方安达卢西亚省的一处海滨旅游胜地。

[2] 莫拉雷哈（La Moraleja），位于西班牙东部卡塞雷斯省的一个城市。

颜色，要她单腿站立长达数小时。

“你到底想要达到怎样的效果，艾利克斯？”她问。

巴散有着一副强壮的、伐木工般的身架。他的胸毛从背带裤的前披里逃了出来。他的画风一如他的语气：雄浑。有时他在克莱拉身上某个局促的部位作画时，粗厚的手指难免会不小心擦到她的皮肤。

“我到底想要达到怎样的效果？这可是个叫人为难的问题，我亲爱的克莱拉。鬼才知道呢！镜子到位了，你到位了，我只想做一些简单的东西，上一些简单的颜色，也许是一系列层次不一的美丽的白色。我想要你表现出那种……我也说不清楚……我想要你看上去真诚、坦白、毫不设防……真诚，就是这个效果。去真正发现我们是什么，穿过镜子，从而体现那种生活在镜子世界里的感觉……”

克莱拉全然不懂巴散的话，她就从来没有听懂过任何一个画家的话。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她只是作品而已，又不是评论家；她的职责就是让艺术家借用她来表达他们的想法，而不是搞懂他们的想法。此外，她对巴散有种盲目的崇拜。他总能搞出意想不到的东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他身上屡试不爽，而那一刻发生的时候，往往能触及你的灵魂。

那是和巴散一起工作的第二个星期，周中的一天，巴散在画室的地上放了一面镜子，然后让她裸身蜷缩到镜子上，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几个小时溜走了，猫在镜子上的克莱拉只看到了一圈又一圈自己呼出来的水汽。

“你喜欢穷盯着自己看吗？”画家突然发问。

“喜欢。”

“为什么喜欢呢？”

“因为我长得好看。”

“告诉我你现在正在想什么。快点，不要刻意去想，我要脱口而出的答案。”

“肚脐。”克莱拉答。

“谁的肚脐？”

“没有谁的，我自己的。”

“你就在想你自己的肚脐？”

“啊哈。此时此刻，正是。因为这是我正在死盯着看的东西。”

“你如何评价你的肚脐？好看？难看？”

“我在想它看上去多么的特别啊。肚皮上活生生有个洞，难道听上去不怪吗？”

巴散伫立着（表明他在动脑筋），随即拍了拍他的大腿（表明他有重大发现）。

“肚脐，肚脐……洞眼……世界和物种的起源……我有好主意了！起来。请用右手挡住你的阴部，不过把大拇指略微抬起来些。让我看看……就像这样……不，再抬高一些……对了，就这样，直指你的肚脐眼……”

最后的成品看上去很朴素。巴散让她站着，四肢略分开，右手遮挡着阴部，大拇指比起先前的设想要翘得更含蓄些。他用了大量的锌白色，将克莱拉全身，包括那些“天然遗迹”（面部器官、乳晕和乳头、肚脐、阴蒂和屁股缝）都严严实实地罩在了颜料下。他先用铅白在她身上的亮部上底色，再涂上一层钛白。他用发胶将她的头发塑形成白色的，结结实实的一堆，紧贴着头皮。她脸上则被画家用小的紫貂画笔细致描摹了一番：眉毛、睫毛和唇线用的是掺了白色的深棕色。他在克莱拉面前竖起一面大镜子，为了凸显作品主体，他还在镜子上加上两排平行的卤素灯，每排各有三个灯泡。这些强光灯让这幅油画作品熠熠闪光。5月22日那天，他在克莱拉左腿上刺下了签名：“Bss”——一个大写的B和两个小写的s。她觉得他的签名念出来就像柔软的哨声，也像黄蜂嗡嗡而过。

“我想这幅作品最好的出路应该在马德里，”巴散道，“歌楚德·斯坦恩画廊已经开出了诱人的条件。”

巴散是自己做图录的。他声称展览图录甚至比作品本身还要重要。“如今这种年头，我们画家创作的不是绘画作品，而是图录。”他不无嘲讽

地调侃道。一收到印刷厂送来的第一批样本，他立刻送给了克莱拉一本。图录印得美极了：缎纹的白色卡片上印着克莱拉的绘脸。打开卡片后，金色的文字跃入眼帘：“画家艾利克斯·巴散携手歌楚德·斯坦恩画廊荣幸呈现……”巴散用他极富冲击力的词汇完美地描述了他的作品：“它看上去就像是光明精灵^[1]的初领圣体礼^[2]的请柬。”开幕式于6月1日星期四晚八时，在马德里的歌楚德·斯坦恩画廊举行，无甚特别可圈可点之处。歌楚德·斯坦恩承担了开幕式的部分酒水费。来宾们先在大堂喝了个酩酊大醉，然后下到地下室观摩矗立在一个狭小空间正中央的克莱拉。和她面对面的那面镜子，没有镜框或者底座铺垫，就好像在魔力之下凌空而降一般。克莱拉身后的白墙上有作品说明：“艾利克斯·巴散。《镜前的少女》。油彩。画布为二十四岁女孩，配置大镜子和灯。195×35×88厘米。”作品说明下的架子上放着一叠图录。克莱拉脚下没有表演台座，周围也没有安全护绳：她站在光光的、和镜子及其身体一样耀眼的白地板上。展室非常拥挤，随着人群不断涌入，克莱拉不禁担心起会不会有人踩到她的脚。角落里挂着一支白色的灭火器。“最起码万一着火的话，我不会惨到要身披火焰。”她暗忖。

她能听到艺术评论家正在赞美着这幅作品。也有一些批评。当然不是针对她，只是对作品而已。但是毕竟他们还是在凝视着：她的大腿、臀部、胸脯、纹丝不动的脸蛋。那面镜子也在他们审视的范围之内。观众中也不尽然是艺术爱好者。有一次，克莱拉从眼角瞟到有一个人影凑近她，在她的左耳灌了些污言秽语。好在她对此早已习惯，眼都不眨一下。在这种超戏剧行为艺术展中，常有这样一些疯狂之徒混进来，他们对艺术本身

[1] 光明精灵（Elf）是从巨人的始祖伊米尔的尸体里产生的蛆虫，受光面的蛆虫成了光明精灵，背光面的蛆虫成了黑暗精灵，也就是矮人和侏儒。光明精灵通体发亮，光明耀眼，长得非常美丽，性格上则开朗热情。

[2] 初领圣体礼（First Communion）是基督教中孩童首度领受圣体的礼仪，这是个人完全加入教会的第二步骤，在此之前需先领受圣洗圣事。

毫无兴趣，他们只在意那些展示中的裸体女人。从他口中喷出的酒气来看，这家伙已经醉了。他紧挨着她站着，死皮赖脸地盯着她看。克莱拉担心那男人会碰她，因为附近并没有保安在场。好在几分钟后，他终于离开了。如果他手脚不干净的话，克莱拉就不得不暂时放弃她完好的静默而给他一个口头警告。如果他继续不予理会，继续纠缠不清的话，她就只能劳烦自己的膝盖去修理一下他的命根子了。这样的情形以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超戏剧行为艺术经常能激发观赏者混合的激情，缺乏保护的女性“作品”很快就学会了如何自卫。

稍许宽敞一些的客厅都能放得下《镜前的少女》。她从作品售价和随后的月租费中获得的佣金，以及先前已经从画家那里收取的钱将使她的整个夏天高枕无忧。

可是问题是，还没有任何买家光顾她。

“克莱拉。”

当克莱拉听到歌楚德的噪音在楼梯上扬起时，她的呼吸加剧了。

“克莱拉，已经一点半了，我关画廊了。”

对她来说，从心神合一的艺术世界跌落回现实世界总非易事。她频频地转转脖子，咽咽口水，眨眨眼睛，伸伸胳膊，顿顿脚掌。她的一只脚已经麻木了。她按摩着自己的脖子，那些油画颜料紧紧拉扯着她的皮肤，怪难受的。

“有两位先生想要见你，”歌楚德说，“他们正在我的办公室等你。”

克莱拉停止了她的伸展运动，把目光转向画廊老板。歌楚德站在楼梯口。她的绿眼睛和红嘴唇一如往常般地严守着内心活动。女老板已经不年轻了，长得像勃朗峰般修长白皙、闪闪发亮。如果她跌入雪中，你眼中所能捕捉到的将只有一对杏仁状的绿宝石和一抹红唇膏。她爱穿雪白的束腰宽松衫，说话的口气则像在审问受尽折磨的战犯。

“我是德国人，但已经在马德里生活了好几年。”她初遇克莱拉时就告